六八：輸不起

「嗨，原來你輸不起啊！」我兩句，還來激我！」杜康妮說。

「這個時候，你不多安慰，我今晚來看你。」殷楚宗無可奈何地說。

殷楚宗嘆口氣。「將來，你怎樣到這個社會去拚搏呢？人家可是屢敗屢戰，從不氣餒的，你才起步，跌了一跤，就沒有爬起來的勇氣，這眞是差勁點了！」

「唉，每個人都這樣說，可以後可以再接再厲呀！」

「算了，我沒有這種勇氣。」杜康妮說，「輸一次已經好『瘀』了，還要我再去出醜嗎？」

「你眞是沒有大志，經不起挫折。」殷楚宗說，「誰知道到底哪一個是眞的爲我好！」

「算了，你別這麼多牢騷，這件事就當它過去了，別老再想着。」殷楚宗說，「今晚，我和你一起吃飯吧！」

「多謝了，最近我會盡量少出去，免得給人家許頭品足，給人家『瘀』。」杜康妮說。

「哎，你眞是臉皮薄。好了，我今晚來看你。」殷楚宗無可奈何地說。

這一天，杜康妮一直呆坐在家中，半步也沒踏出門口，肚子餓了，就隨便地弄點即食麵吃，或者吃點麵包和水果塡塡肚子。

她連報紙也不去買。反正落敗了，還看那些令人沮喪的新聞來幹什麼。

坐得無聊，開了電視，新聞報道中又有昨晚比賽的消息，她立即轉台。

她恨不得立即把昨晚的一切從自己的腦海之中抹掉，越乾淨越好。

她不願再想起比賽的事，更不願再看到昨晚的情景。

六八：美色可迷

寶莉曰：「其中有個主考之人，對我眼金金，後來對我講，話我好有機會，但要學習好多嗰，令我贏取勝利。」

阿占曰：「或者人哋係一番好意。」

寶莉曰：「但佢對眼好淫。」

阿占笑曰：「你又點知佢眼淫呢？」

寶莉曰：「佢鹹鹹濕濕咁望住人。」

阿占曰：「咁佢眞係鹹濕佬矣，叫也名？」

寶莉曰：「叫馬良，昨日面試之後，佢約我今晚食飯。」

阿占曰：「嘩，眞係咁狼？」

寶莉曰：「所以我想你帮我。」

阿占曰：「要我冒充你男朋友？」

寶莉曰：「最好係咁喇。」

阿占曰：「有所謂，不過馬良約你，一定係爲你美色所迷，想攞着數。」

寶莉曰：「占哥，我點辦好呢？」

阿占問佢有否同媽咪商議，寶莉搖頭，曰：「我驚媽咪担心，所以有同佢講。」

阿占曰：「莉莉知不知？」

寶莉曰：「我亦有同佢講過。」

阿占曰：「何以咁信任我呢？」

寶莉曰：「占哥，我覺得你可以信賴。可以畀我安全感。」

阿占曰：「咁就奇矣，你同我相識兩日，就可以信我？」

寶莉曰：「眞喫，你不信？」

阿占曰：「不是不信，而是覺得奇怪。」

寶莉曰：「有乜奇嗰，馬良約我今晚去香海大酒店，點辦至好嗰！」

阿占曰：「你有有應承佢？」

寶莉曰：「佢行到我身邊，讀我靚，話我有機會，我多謝佢，佢就話，明晚七點鐘去香海大酒店餐廳食飯，見面詳談，全有機會畀我講嗰，佢就轉身而去。」

阿占曰：「或者佢約了其他佳麗一齊呢。」

天堂夢斷

文－司徒明　畫－家裕

認爲不下於親生母親

「大概是的。」

這天午膳，他們兩點才吃，丈夫問妻子對看龍舟有無興趣。答道：

「此刻我們不是在看電視上的嗎？現場十分炎熱，還是在家中好呢。」

夫婦四點半離家，到電影院購了樓上的票，映的是西片。李薇感到對英語對白已能聽懂些了。散場，他們再走回家。此夕，晚飯吃得早，菜餚比中午豐盛。膳罷，李薇返房寫家信，她許久不曾寫家信，在家信中提到些出版社中的事；對鄭家，她祇提了婆婆，認爲不下于親生母親；對丈夫並無隻字。

明天李薇一早到出版社，已經有位秦先生在，大家是叫他小秦的，二十三、四歲，模樣過得去。他負責翻譯，李薇相信他的英文程度很高，可是他在接電話時所引用的英語，粵音很重，對L、R、B、D等很刺耳，小秦問她怎麼如此早，答道：

「昨夜沒節目呢！你平常返工沒有如此早！」

「今天我要去接飛機，需要早退。」

再十分鐘，工作人員陸續來了，汪逸芬並非最後一人，他問李薇明天有些什麼節目，她提到與丈夫同看五點半「明珠」那場電影。他聞未看龍舟嗎，答道：

「是看電視中播映，到現場太擠，又沒冷氣汽車。」

「明年我們同去。」他說。

「問伯母、師兄去吧！」

「你不感興趣？」

「等阿康有了汽車後。」李薇故意常提丈夫，消除對方的野心而已。

「他的工作很辛苦。」

「他在買六合彩，中了頭獎可以買一部比較像樣的汽車。」

「我的汽車的確老爺些，也準備換車，有所謂『香車美人』，老爺車絕對不配接你。」

「汽車祇是代步，就是阿康中頭獎，也不能買十分好的汽車。」

汪逸芬點點頭，他打電話了。李薇低頭工作，那天，工作也忙呢！進午膳時，她祇吃了一碗飯攪着，菜太差了，搖搖頭重回到寫字桌畔。（六八）

心之人

天涯鈎月樓主著　秋風廬主人繪

八六：驚艷無心見撞尾隨

邵成章見這處茶座，那個中國少年，穿的是這裡日本少見的上海公子哥兒裝，團花馬褂，藍夾綢袍，便覺得這人可能是新由上海、天津等地來的，決不是日本的華人。那女侍向他應對後走開去了，不一會托了點心包子送去，原來是在吩咐要點心。這時還不到午市，茶客不多，且這中華街，少有日本人來吃茶，十個有八個是本市這一華人區的中國人。他靈機一動，招那同一個女侍過來，也叫了一盤冬菇肉包，等她送來時，低聲問她道：

「那邊坐的可是支那客官？」女侍應答道：「是的，不大能說日本話，大概不會說點心名字，包子我聽懂了，日本叫饅首——曼就？」

邵成章不再向那邊看，不久那客人便拿了單，自到櫃台付錢，下樓走了。這裡他吃過了午點，喝足了茶，天晴而秋色已深，過午就又吹起北風來。出了茶樓，離了中華街，出口來到櫻木町鬧市，順了路邊秋柳的「並木道」而行，已離了正街，轉到河岸邊馬路來。但見一家家粉牆住宅，隱約牆內多是樹木，忽然醒過來——「這不是我同費勤孫來過的橫濱華田區麼？這是藝妓的住家區，和東京的吉原一樣呀。」就在此時，左邊遠處在斜對面，正有一個着粉袍梳高髻、登高履的「藝者」——藝伎，音「格伊——夏」在擺着袍內的圓臀，慢慢走着，她身後正是頭先見到在茶樓的那個中國少爺，對正那女郎的身後「追踪」。

「慢點！」邵成章雖在對面路邊行，只因兩旁路上人少，一眼望去，很容易互相見到。便放慢了脚步，就在這時，那女郎已到了一座小八字門外站住，並且廻身看那追踪她的男人，那男子也突然止步，他們相去不過十多二十步遠。——「貴客……請了，失禮！」邵成章在對街，趕忙一閃，隱在一株大松樹後。見那男子向女郎打躬施禮，而女郎也彎腰伸手，作「請」狀，隨即開處，作讓身姿勢，請那男子進院去了。邵成章這一邊附近的一家院門，同對面一樣，家家都有一隻掛在門邊牆上的長形白紙方燈，白天不亮裡面的油燈，白竹紙上，照例寫了行書的軒堂名字，或簡單兩個字的雙姓。便忙橫過大路，只見對面這家門燈，寫的是「竹苑」兩字，正是藝妓的堂名了。看了左右，都是小住宅，心中好笑，暗想：這人並不熟悉，大概是驚艷釘梢的外鄉外國人。至此便走開來，去文玉金珠號尋那李老板探消息。

八之錄實湖江代現

修羅門

田長歌

言風語蜂

倫繆

被人羨慕

據說本港虐畜情況不嚴重。但有人却感到羨慕。

各有相同

住宅作色情架步，警方有權申請封閉。

正式色情架步則穩如磐石。

負担繼續

本港難民政策將維持不變。也是繼續養蛀米大虫。

開心

十：宴會風波

天涯俠客無刀　馬木湖柒・文　秋風・圖

余顧南載口道：「老前輩態度謙和，晚輩自然樂於告訴你，事實上此乃晚輩無意中走進一座大山山腹裡，恰巧九城與苗凌漢在山腹裡決鬥，兩人同歸於盡，蕭九城臨死時託晚輩將此遺物交給前輩，情況就是這般！剛才令師弟誣我是搶自蕭九城手中，實乃太抬舉晚輩！」

龔漢大吃一驚，急問：「老蕭是幾時死的？」

「今年春。」

耶律吹笛道：「他年紀輕輕，住在袁伯高家，料他不能做出什麼壞事來，何況他如今在消滅叛軍方面立功，便准他回國，太師可以放心了吧？」

盈哥連忙致謝，急又道：「小余，還不快謝王爺！」

余顧南道：「多謝王爺！」

耶律喜冷哼道：「爲何不跪下？」余顧南道這可作難了，他一向痛恨契丹人，因爲他父親是被契丹人殺死的，要他跪契丹人萬萬不能，當日他被耶律吹笛和達律罕囚在密雲縣地窖內，尚且不屈服，何況如今，是以只見他挺立着。耶律喜怒道：「你還不跪下，難道不想回宋國？」

余顧南道：「在下向令尊致謝是尊重他，要在下下跪我看無此必要，因爲我根本沒有犯罪，無端端被捉來關外年半有多，又該如何辦？」

耶律喜怒道：「混帳，難道反要父王跪你？」盈哥忙不迭向余顧南打眼色，要他忍一時之氣，可是余顧南已立定主意不下跪。

耶律玉恐惹起父親生氣，忙道：「王兄，他沒有犯罪，反而耶律吹笛無端端將他扒來，怎能迫他下跪？」（二八六）

七：感到一連串意外

「董事總經理。」麗芬答道。

「什麼？董事總經理？」馬國雄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連聲追問，「是不是秀明裝修公司請你回去做？」

麗芬與胡秀明過去的一段情，馬國雄從裝修同業的口中聽到過，後來又從麗芬口中証實。只是事情已成過去，而且胡秀明又已經結了婚，馬國雄便不以爲意。現在一聽到有人請麗芬去做董事總經理，他馬上想起了胡秀明。

「你放心，我不是去做裝修公司的防治公司，對意量公司的業務絕對沒有影响！」馬國雄又爲之一怔：「什麼？去白蟻防治公司做董事總經理？你也懂得防治白蟻？」

「我不懂得防治白蟻，但我可以做經營管理的工作。」

「是那一間公司？老板是個什麼人？」

「好，我索性告訴你是柏齡白蟻防治公司，老板就是柏齡集團的總裁李柏壽。」

「哦，怪不得，原來是他！」馬國雄恍然大悟，「但是，麗芬，你是學室內裝修的，轉行去做白蟻防治，學非所用，不是太過可惜麼？你如果是貪圖董事總經理的名義，我也可以給你做的呀！」

「就算你肯給我做董事總經理，相信你也不可能出得起這麼高的人工。」

「哦，李柏壽他肯給你多少錢人工？」

「月薪二萬元，賺了錢還可以分紅。」

二二七：短暫的結合

一雙男女，陷身在複雜而黏黏糊糊的蛛絲網裡。嫁給性無能丈夫好幾年的陶瑛，咬緊牙龈忍呀忍的，忍了差不多兩千個日夜，如今，與十多年所愛的男人關室，盡訴心事，彼此的心結已釋，復又不釋；彼此的情結已解開，復又打上了新結！

——唉唉，把那些煩人惱人的事盡地丟開，丟開吧！

甚至把那塊身體的遮羞布，乃至人皮，都撕開，都脫掉，不留下什麼。

還回兩個大自然的軀體。還回它們本來眞面目。別再訴說人間麻煩事。快樂，讓兩人結合在一起，得到共同的快樂！

即使短暫的半小時結合也好。

她呀！苦撐那麼多年，一場淋漓大雨，田園得到滋潤，溪澗急湍……

他呢？多少年來，一直在發夢尋找這個人，這張臉，這副軀體，即使那次碰過大釘子，他口口聲聲對那人心已死！但夜來做夢，還在找，找，找……如今終于找到了，並把她擁在懷裡。別放開，別讓她走，最好能設法讓兩個人溶匯成一個……眼前不是夢！

直到傍晚，他們走出酒店。

垃圾王國

海辛

陶瑛已穿上自己的衣服。他也穿上自己的衣服，手上拿着那個燒焦皮箱。許多過路人，投以訝異的一瞥。

她說：「以後我們——」

他說：「我安頓好家到石塘咀，再找你。」

她管親他一下：「不要來園子找我。」

「我寫信給你。」

他說畢，記起什麼來似的從衣袋裡掏出兩百元鈔票，遞給她。

她訝望他，不接。

「請你代我買一樓同坤喜歡的東西，送給他！」他一臉父愛。

「說是誰送的？」她茫然問。

「任你。」

「不曉得什麼時候再見面！」

「有緣千里也能相會！」說着，他走去搭電車回符寶灣。

四三一：終於道明真相

到了這時，朱迪不敢再隱瞞了，只好對母親說：「你也聽到那聲音啦，這是他在顯靈。」

「他？他又是誰？」母親連忙問。

「是亨利，是亨利在顯靈。」朱迪答。

「什麼叫做顯靈？」她更感到莫名其妙了，「這是什麼玩意？怎麼我從未聽過的！」

「是的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也不相信。這是指一個人死後，他的靈魂在影响別人，會暗中說出聲來，向有關的人士說話，向他們作一些指示。剛才你和我都聽到的，就是這麼一回事了。」

「是的，他已死了。」朱迪平靜地答，「所以我早就對你說了，你無法找到他的，但你偏偏不已死了？」

「……」她登時被嚇得說不出話來了。

「不過你不必害怕，他人已死了，不會害我們的，這完全是爲了他的骨肉，你明白嗎？羅拔早已明白了，所以願意和我結婚，也願意做未來孩子的養父。」

「但，羅拔一直沒有對我說過這些。」

「他可能是不好意思，」朱迪望望她，「到這時候，你不會再反對我們結婚吧？」

陰陽之間

暑華

師之事後　忘不事前

七七事變年周十五

有史爲証

問史先生：

「七·七」事變至今已五十周年了。一九三七年的今天，日本帝國主義在北平城（今北京市）西南約十六公里的蘆溝橋，發動了侵華的七七事變（又稱「蘆溝橋事變」），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序幕從這裡揭開。

侵略中國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既定方針。爲了逃避當時的經濟危機，同時又估計中國人民沒有力量反抗，於是日本帝國主義決心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，在戰爭中找出路。

當時，從豐台到山海關鐵路沿綫，已有日本軍隊駐紮，他們幾乎每天都進行挑釁性的夜間演習。地處平漢鐵路綫上的蘆溝橋，很自然就成爲通向北平的唯一門戶。日軍如佔領了蘆溝橋，就封閉了北平南大門，孤立平津，直指華北江南。於是，一場全面侵略中國的罪惡戰爭，就在這裡發生了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，日本侵略軍在蘆溝橋附近進行實彈軍事演習，到深夜十一時左右，他們聲稱，彷彿聽見由宛平縣城發槍數响，致使其演習部隊發生混亂，結果丟失了一名士兵。日本侵略軍要求進入宛平縣城進行搜查。這顯然是一種事先精心策劃好的發動侵略戰爭的藉口。因爲日軍在城外演習，城門早已關閉，怎麼會的日軍士兵丟失在城裡呢？同時，中國的守軍經過檢查所携帶的子彈，証明無放槍之事。於是，中國守軍拒絕了日軍進城搜查這一無理的要求。正交涉間，日軍突然向宛平縣城開槍射擊，接着又炮轟蘆溝橋，中國守軍忍無可忍，被迫奮起自衛。抗日戰爭就這樣爆發了。

駐守平津一帶的中國軍隊是宋哲元指揮下的二十九軍，前綫廣大人民，也冒着槍林彈雨，踴躍支援二十九軍。七月中旬，蔣介石在廬山召開會議，商討對日本的政策。七月十七日，蔣介石發表演講，提出解決蘆溝橋事變的辦法。

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，二十九軍廣大官兵奮勇作戰，使日寇的進攻屢遭失敗。於是，日軍在華北大量增兵。七月十六日，日本政府決定，增調十萬人來華。十七日，又召集五相會議，決定動員四十萬軍隊來中國，同時，大批飛機、大炮、坦克也分別由日本、朝鮮和我國東北源源運到平津前綫。到七月下旬，日軍在平津一帶增兵已達十萬人，並完成了對平津的軍事包圍之後，於七月二十六日攻佔了平津之間的要地——廊坊。接着，向宋哲元提出了最後通牒，限二十九軍三十七師於二十八日正午以前從北平附近撤退完畢，同時向南苑一帶展開猛烈的進攻，並用飛機轟炸，致使中國軍隊傷亡很大。激戰至二十八日下午，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、二十三師師長趙登禹先後殉國。二十九軍爲避免被日軍切斷退路，便將軍隊撤到涿縣一帶佈防。北平、蘆溝橋於七月三十日淪陷。

從七月七日事變開始，到七月三十日奉命撤出爲止，中國軍民在蘆溝橋畔戰鬥了整整二十四天，這期間，日本侵略軍不論是用飛機轟射，還是大炮轟擊，也不論其發動了多少次輪番衝鋒，然而，蘆溝橋陣地始終巍然屹立！它在中華民族的抗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！

（周默、新八八六九二）

著名音樂家陳田鶴師承黃自作品甚多

樂悠韻揚

通天曉先生：

在中國音樂史上有一位著名作曲家陳田鶴，他的合唱作品「森林啊，綠色的海洋」十分悅耳動聽，而且我們可以常在音樂會中聽到，但我不知道陳田鶴爲何許人也，請先生爲我介紹。

求知人先生：

陳田鶴原名陳浩東，他生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，原籍浙江永嘉，幼年喪母，他父親因病失業，因此從小過着貧苦的生活。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响，因此他開始對美術和音樂產生了興趣。一九二九年到上海美專音樂組學習，後來到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，學習理論作曲和鋼琴，他在音樂的五年時間裡，他一直堅持半工半讀，由於經濟困難，他曾三次輟學。他的初期作品鋼琴小品「序曲」，在一次「徵求中國風味鋼琴曲」的比賽中獲得二等獎。他二十五歲時曾在山東省立劇院任教，創作過歌劇「荊軻」（王泊生編劇）、「桃花源」（阿英編劇），並曾爲先星海作曲的「黃河大合唱」編寫過民族樂隊的伴奏譜，另外還寫了「哀輓一位民族解放戰士」（原名「魯迅悼歌」）、「森林啊，綠色的海洋」（金帆詞）、「和平友誼之歌」（胥樹人詞）、「秋天的夢」（戴望舒詞）以及「挽戰歌」（方之中詞）等。「挽戰歌」的音樂形像鮮明，性的旋律帶有悽悲壯的色彩，短促多變的節奏造成了緊張激烈和短兵相接的戰鬥氣氛，這首歌曲在抗戰時期影响最大。

陳田鶴在國立音專時期，是著名作曲家黃自的得意弟子，他的創作手法深受黃自的影响。

陳田鶴於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病逝，終年僅四十四歲。（迅林、新八八六七五）

科技知新

科技進步帶動鎖的革命　人體鎖匙可謂萬無一失

張章先生：

閱下來函問「最新的鎖匙」是什麼樣的？這可能就是「人體鎖匙」吧。不過，如果再具體一點說，「人體鎖匙」只是籠統的說法，它應該是「眼睛鎖匙」與「手指鎖匙」。這兩種鎖匙，可算是最現代化也是最科學化的鎖匙了。

據歷史學家說，早在二千多年前，中國人已發明了鎖。當然，那只是用鎖匙來開的一種很簡陋的鎖。數千年以來，儘管鎖的形式和結構不斷有所改進，但是鎖總是用鎖來開啓的，俗語說，「一條鎖匙一把鎖」，直至今天，情形還是如此。這種鎖就是所謂機械鎖或彈簧鎖，很容易仿製，一條「機械鎖和彈簧鎖匙，很容易仿製，一條「百合匙」，就可以把它打開，因而它的保安作用，在不大。同時，一旦遺失或忘記了携帶鎖匙，就給使用者帶來極大的麻煩，在遇到緊要的事情時，還會誤事。不需用鎖匙開啓的鎖，還有號碼鎖或文字鎖，不會產生遺失鎖匙的麻煩，但號碼和文字的秘密也不易保密，因而這類鎖的保安作用也不大。

進入電子計算機時代之後，鎖已和電子技術結合在一起，產生了一種「電子鎖」。電子鎖不是採用普通的金屬鎖匙開啓，而是採用一種如銀行、計算機數據中心、石油聯合企業、軍械庫、太空中心等部門，都需要有極高的保安設施。人們總結了過去的機械鎖、數字鎖、電子鎖等，設法找尋最新的、最安全可靠的鎖和鎖匙。科學家發現，在我們自己的身上，就有許多可資利用的「鎖匙」。例如，人的面部，在芸芸衆生的大千世界中，在全世界數十億人口中，就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，因此，人的面貌，就是一把最安全的「鎖匙」。現在，電子計算機已經可以區別出兩個人的不同面貌，如果計算機「認識」這個人的面貌，它就會控制電子鎖自動打開。反之，計算機如果不「認識」這個人的面貌，電子鎖就不會打開。這種憑一個人的面貌來開啓的電子鎖，人的面貌就稱爲「人體鎖匙」，有「人一到，鎖就開」的妙處。

除了「面貌」之外，指紋、筆跡、聲紋等，也是「人體鎖匙」。最近，科學家又發現兩種「人體鎖匙」，其一是「眼睛鎖匙」，其二是「手指鎖匙」。

科學家發現，每個人的眼睛的底部，都呈現着樹林狀的血管分佈，每個人都不相同。他們根據這種情況，研製了一種特殊的鎖，只有用人的眼睛的血管分佈，才能把它打開，這樣，人的眼睛就變爲一條鎖匙。這種「眼睛鎖匙」，實際上就是一台「眼底血管圖形檢測器」。當人眼在鎖前的目鏡上望時，一下儀器就會發射出一束紅外光，透過人的眼球，對眼底血管作環形掃描，獲得血管分佈圖形的信息，然後把這些信息轉換成爲數字信息，由「微處理器」把它和儲存在數據庫裡的信息比較，如果相符，就會自動將鎖打開。

「手指鎖匙」比「指紋鎖」又更高一級。它是用手指作鎖匙的一種電子鎖。科學家發現，每個人的手指的長短、五個手指的比例和指甲根部的厚薄都有差異，可以用手指開啓電子鎖。這種電子鎖由「解碼器」和「編碼器」兩部份組成。「編碼器」是將人的手指長短的信息錄製在一張磁性咭片上的一種裝置。「解碼器」是驗証人的手指長短與磁性咭片上記錄的信息是否相符的一種裝置。

當人要通過裝有這種電子鎖的出入口時，先將磁性咭片插入解碼器內，然後，用中指及無名指夾住解碼器面板中央凸出的圓棒，並指到小指的四個指頭按入四個長形凹槽內，並將手指用力壓下，使裝在面板下面的開關接通電源，把燈點亮，並把光電接收器接通，將四個指頭和指根的長短，與磁性咭片上的數據進行對照，如果數據相符，電子鎖就可打開。現在，美國軍隊、政府的機要部門，日本的政府和金融部門，計算機房，原子能設施等部門，也使用這種用「手指鎖匙」開啓的電子鎖。除了特定的人員之外，任何人也無法蒙混過關。（孔平、新八六四五）

講講飲食

減少攝食肉類　預防心血管病

通天曉先生：

年紀大的人發生腦血管栓塞，平時吃什麼食物較好？能不能吃肉？

一老人

一老人先生：

近年來，世界各工業發達國家大都市的居民，患動脉硬化、心肌梗塞，腦血管栓塞等心血管病的人數比例增加。這些疾病，輕的可引致癱瘓殘廢，嚴重的可引致死亡。

爲什麼大都市居民中這些疾病的發病率增加呢？

近年來醫學家們所作的調查研究發現，這和大都市居民多吃家禽、牲畜的肉類有重大的關係。如果將肉食中禽畜肉類所佔的比例減少，而以魚的肉類代替，尤其是寒冷海洋中生活的魚類的肉，則可以大大減少發生心血管病的機會。

事實上，美國科學家柏爾班嘉會調查了一百三十五名病死的愛斯基摩人，其中只有三名是死於血栓性疾病的；而同樣病死人數的丹麥人，則其中因血栓原因而死者有四十名之多，二者的差別很大。

大家知道，愛斯基摩人是居於近北極的寒冷地區，他們日常所吃的肉類，主要是生活於寒冷海洋中的魚類。而丹麥人日常所吃的肉類，則多是雞、豬、牛、羊等肉類；丹麥生產的雞蛋多，本港亦有大量丹麥運到的凍雞出售。因此，愛斯基摩人與丹麥人的飲食差別，主要就是魚肉類與禽畜肉類之不同。

最近，日本的醫生對日本千葉縣的漁民和農民進行疾病的調查，發覺漁民比農民患血栓性疾病的比率低得多。這些調查的日本醫生認爲，這顯然是由於兩種人日常慣吃的食物有差別，而此種差別，主要是漁民所吃的肉以魚類爲多，而農民所吃的肉類，則以禽畜肉類爲多。

爲什麼多吃魚類而少吃禽畜肉類可減少患血栓性疾病呢？

原來，研究者發現，有血栓性疾病的患者，血液的黏稠度較高，血液的凝固性也較高；而血液的這兩種情況，主要和血液中的血小板有關。因爲血小板含有多種凝血止血的因子，也携帶一些與凝血止血有關的物質；進一步的化驗分析又發現，血液黏度和凝固性較高的血，其血小板中二十碳五烯酸與花生四烯酸的比例較低。這兩種酸都是脂肪酸，禽畜肉中所含的二十碳五烯少而花生四烯酸多，寒冷海洋中魚類所含的二十碳五烯酸多而花生四烯酸少，亦即是魚類脂肪內二十碳五烯酸與花生四烯酸的比例高，故吃魚類多者的血液，其黏度和凝固性均較低，故不易發生血栓塞性的疾病。（金德、新八八六四九）

傳說故掌

呂爲洞賓當年顯聖之處　傳說爲呂洞賓所過盧山

呂先生：

凡是到過盧山遊覽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去仙人洞去一番的。從刻有「仙蹤渺黃鶴，人事憶白蓮」對聯的圓門進去，頓時會使人感到別有洞天，更驚嘆這奇景奇巢而又佈局得體的「仙境」，竟然出現在山巔之上。

仙人洞蒼壁天下，不僅因爲那裡的紅色繽紛、多姿多彩，而且因爲仙人的傳說綺麗、迷幻。

仙人洞，顧名思義，到來遊覽的人們當然會問哪位仙人曾經棲身洞中？要知道這個，只要你進入純陽殿，看一看那尊道士像或許你會明白。

仙人洞曾經是道家的洞天福地。洞中原有石建的呂祖廟，現在佛手岩右側仍存有一座純陽殿。這座造型精緻的殿堂，建於清光緒（公元一九〇五年），殿門兩側掛着「春牛